

我是仇貓的那根絨自然在
在我的那一篇《仇貓》
是自畫招供當然無話可
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則今
我可很有點擔心了我是否
不免于弄弄筆墨的寫了
來印了出去對於有些人
乎總是插着嘴處的時候
碰着痛處的時候多說一
謹其而至于得罪了名人
名教授或者更甚而惹了
罪了負有指導青年責任
前輩流可就危險已極了
登尼因為這些天
好惹的
怕要渾身發熱之慨一對
登在報紙上廣告道看
不是仇貓的麼曾迅先生
自己承認是仇貓的說他
說要打落水狗這邏輯的
幾即在用我的話來說明
倒是夠于是面凡有言
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認
得四三三見九也沒有
不錯。這些既然都講出
士口頭的二二得七三三
千等等自然就不錯了
是就問或留心着查考之

中國現代文學經典收藏館 11

彭家煌◎著

茶杯里的風波

遠方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收藏馆

茶杯里的风波

彭家煌/著

11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杯里的风波/彭家煌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4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收藏馆)

ISBN 978-7-80723-149-3

I. 茶... II. 彭...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9608 号

茶杯里的风波

著	者	彭家煌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25
字	数	2800 千
印	数	3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149-3	
总 定 价	566.00 元(共 26 册)	

远方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上承古代、近代文学，下启 1949 年之后的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其突出的特点是用现代文学语言及文学形式，表达当时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追求以及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轻轻地推开中国现代文学之门，一阵现代白话的清新之风拂面而来。她一扫骈文八股整齐划一的晦涩与沉闷，开始在现代生活的黑白琴键上弹奏出自由潇洒、铿锵有力的旋律。在这里——我们可以和朱自清欣赏荷塘月色的美景；可以向鲁迅探讨投枪匕首的锋芒；可以同闻一多吟颂凝重诗歌的豪迈；可以与徐志摩体会康桥话别的感想。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以“左联”阵线为主的广大作家、评论家关注民族存亡、揭露黑暗社会的责任感、进取心。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文学存在着深刻的血肉联系。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特色的作家和作品。他们所创造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许多已编入大、中、小学的教科书,并且成为现代民族语言的典范,为中国与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然而,时代转身的脚步急促踉跄,许多作家与作品虽石破天惊,却终因社会生活幕换景移,过早地归沉于历史的深渊。为此,我们经过精心选择,收集了中国现代文学代表作家中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每人汇成一集,分则可见某一作家创作的基本风格和实绩;合则可以总揽现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

期望年轻的读者能够重新发现进而体会那一段沉重的血与火的历史,从而担负起构建和谐社会、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

编者



彭家煌简介

彭家煌(1898—1933年),字蕴生,别字榘松,又名介黄,笔名曾用韦公。中国著名现代作家,出生在湖南湘阴县清溪乡庙背里(今属汨罗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兄弟七人,排行第六。母亲姓杨,是杨开慧嫡亲姑妈;二嫂又是杨开慧堂妹。1919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经三舅杨昌济介绍,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实习学校任职,并拟参加赴法勤工俭学。不久因杨昌济病逝,彭家煌失去出国学习机会。曾在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进入上海中华书局工作。1925年初与孙珊结婚后,随妻转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先后助编《教育杂志》《儿童世界》等。其时曾发表过大量童话和儿童故事(总数40篇以上),滑稽多趣,却未结集出版。1926年2月《晨报副镌》刊发小说《Dismeryer先生》后,开始受人注意。

彭家煌的小说充满真诚和温馨,富有喜剧色彩,含蓄蕴



藉,诙谐隽妙。他同时显露出两副笔墨:既能写具有浓重湖南乡土气息的农村生活,也能用细腻而带有嘲讽的笔法写市民和知识分子。他写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一些小说(如《莫校长》《贼》《茶杯里的风波》),其成就不亚于叶绍均和张天翼。蕴含着比较厚实的社会容量,又不乏微妙多样的人生经验与生活情趣。他的乡土小说,比二十年代一般乡土作家更为活泼风趣,也更加深刻圆熟。人物色彩斑斓,栩栩如生,洞庭湖边潮润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口语的运用,尤为成功。《活鬼》《怂恿》《美的戏剧》《陈四爹的牛》,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黎锦明曾在《纪念彭家煌君》一文中,高度评价彭家煌的乡土小说,“彭君有那特出的手腕的创制,较之欧洲各小国有名的乡土作家并无逊色。”

彭家煌约于1931年初由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左联”后的代表作是小说集《喜讯》。1931年7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投入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在狱中受到严酷的刑讯。两个半月后经营救出狱。从此疾病缠身。1933年9月因胃穿孔,殁于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年仅35岁。

彭家煌在三十年代还写过一些杂文和散文,在《申报·自由谈》和各文学杂志发表。



目 录

彭家煌简介 / 1
Dismerger 先生 / 1
军事 / 14
怂恿 / 23
茶杯里的风波 / 50
陈四爹的牛 / 54
教训 / 74
劫 / 78
平淡的事 / 90
改革 / 104
父亲 / 117
莫校长 / 131
节妇 / 143



晚餐 / 163

我们的犯罪 / 177

出路 / 187

美的戏剧 / 202

牧童的过失 / 212

风头 / 227

喜讯 / 234

隔壁人家 / 246



Dismeryer 先生

反奉战争起后，S市华界的居民，大半因着前次战争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象，对于自己的生命，以及细微的家具，都感觉绝大的危险，稍拥资产的都纷纷向租界移去；因此，城北仁义弄第二十号的房子也在这时空了，只有住在灶披间的两个寒酸学生没搬走。

P和他的妻乘此机会，以较廉的租金赁了这所房子的前楼。初搬进去时，很觉寂静，自从楼下搬进来一位打拳的武士后，才渐渐热闹起来。

灶披间的租金每月只有两元，不到几天，那两位学生不知怎样搬走了，这间小房便入



了武士的版图，他不是租来自己住，却以每月六元的租金转赁给一个外国人。

这外国人搬来后，在房门上贴着一张 W. A. Dismeryer 的名片，窗子上挂起破纱帘，地上铺着旧地毯，小铁床上四散着工业书籍。室内除小柜，衣箱和烹饪的杂具外，壁当中还挂着袒胸赤背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图。

P 的妻见不惯外国人，这位 Dismeryer 颇引起她由对普通一般外国人的观察所得来的一种异样的可怕，因为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外国人也可委曲在这小而卑湿黯淡的灶披间，可断定他是一个旅华的起码货。她于是很不自安地对她丈夫说：“我们又搬到倒霉的地方来了。楼下呢，住的是一个打拳的，灶披间呢，便住着一个蹩脚外国人，别的不打紧，若是这外国人在这儿贩手枪，造假钞票，一经发觉，可不牵累了我们吗？还有一层，我们白天都要去做工，房门的锁又不坚实，里面的东西说不定有危险呢？”

她发表这高深的见解后，睁着眼睛凝视她的丈夫，等候一个妥当办法的回答。

P 笑了一笑，不假思索地答道：“打拳的想不会无缘无故给拳头我们吃的，这外国人的举动虽是不能断定，总不会牵累



我们罢。至于房里的东西,那怕什么,家里有看家的娘姨。”

她经过这番安慰,虽是有些相信,却仍不放心,时时背着P在娘姨面前刺探这危险人物的消息。娘姨不时在她前面报告,说外国人也能说本地话,常在她旁边看她烧菜,有一次看见瓶子里没有酱油,连忙走到房里把自己的一瓶酱油拿出来送给她,她没有受。有时他又拿出胡椒粉或加里粉来要她放在菜里,她怕是毒药,严词拒绝了。厨房里的东西他常常由这边搬到那边,放开自来水尽量地冲洗,啰啰嗦嗦使她十分生厌!

主妇夸奖她那谨慎的态度,同时又再三的嘱咐道:“小心点,外国人是不好惹的,以后不要理会他好了。”

娘姨守着主妇的命令,从此绝对不睬这外国人,有时他又来管闲事,整理厨房,冲洗家伙,于是厨房里沸腾了詈骂的声浪。这外国人被娘姨斥辱,并不敢抵抗,他只静寂的退到他的 小房内。从此,他停止整理厨房的工作,闲着没事做,便每天关着房门躺在床上,低声的念那朝夕不离的工业书籍。他不敢走出门散散闷,开开心,因为出了门,必定要里面有人出来,他才有进门的机会。若是晚上回家稍迟一点,他便会在街头做漫漫长夜的巡游者。



一天早上，P 在厨房提水，发觉这外国人在窗外站着，脸上惨白，眼珠通红，全身似给寒气裹住，战栗地望着 P 微笑。P 会意，连忙开了门让他进来。他谢了 P，渐渐和 P 攀谈。P 从此知道他是三十多岁来华已经两年的德国人，新近被摩托车制造厂辞歇了的劳动者。

P 夫妇移居后，转瞬又是两个月了，这所房子里除了武士和他的徒弟们角力的声音喧闹着外，没有什么危险发生过。娘姨因在 P 家收入太少，借故走了，这位外国人 Dismeryer 也恢复了他整理厨房的工作。因为他极爱清洁，厨房就在他那房子的隔壁。P 的妻也渐渐对他解严了。

Dismeryer 的房里很少有人进去，只有打拳的武士板起面孔在他的房里坐索房金，有时在他的房门外责骂他，说他假装睡着了，故意不开门。其实就是房门应声而开，难道以武士的威力能够把每月六元的房金在他那瘦削而枯焦的骷髅里榨出来吗？他刚搬来时，每天自己煮一顿两顿吃，两个月后，厨房里连他的足迹都少见！

一天，好几个邻近的男妇从他的房里出来，那男子脸上满堆着笑容对他的同伴说：“这根皮带真便宜，只花了四个铜子。”另一位男子说：“这双皮鞋只有八成新，竟花了四毛钱！



太贵了一点？”从这般人得意的走了以后，Dismeryer 的房里才透出希罕的面包香味来，刀叉重新由尘埃里拿出来在厨房里冲洗。不常在家的 P，这种盛况，以后竟还看过好几次。

从这时起，P 的脑子里似乎受了一种强烈的袭击。他在放工回来时，躺在床上追忆旅京时和几位预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朋友天天从宣武门外步行到西城翊教寺法文专修馆去上课，飘舞的夹袄贴在身上现出高耸的骨头来，脚跟露在鞋袜外面，和冰冻的泥土直接的磨擦，每天早晨饿着肚皮和砭人肌骨的北风打十几里路的冲锋。以后呢，达到目的地的，能够被逐回国，这算是幸福，留在法国的，多是抱着他们伟大的希望在异域的坟墓里长眠，听说现在只有一位 C 君还活着。Dismeryer 不是横行世界的德意志的国民吗？他在积弱的中华所受的待遇，总可断其比留法的 C 君优越好几倍吧！然而这优越的待遇实在够人萦思缅索呀！

P 的脑中充满着异邦落魄者的悲哀，有一天终于被逼得走到他妻子从前认为危险人物的 Dismeryer 的房里去。

那时他正对着打拳的武士枯坐着，死的沉寂给新进来的 P 冲破了。他向 P 微笑，眼睛四周逡巡，似在设法掩饰全室破烂荒凉的痕迹，免得刺激这位新来的贵客。P 和他寒暄了几



句，便问道：“你为何整天在家不去做工呢？”

“No work，找了交关人写介绍信，不行。”他微笑着，英语里夹杂着十分之七八的本地话。

“那么，不想法找工作，这房里的东西也不够你拍卖的。”P 问。

Dismeryer 没回答，仍然微笑着，渐渐低了头。

P 费了一番思量，又问道：“你的英文程度想必很好，如果你能教英文或会话，我能替你设法。”

Dismeryer 又微笑着，刚要抬起头来回答，那沉机观变的武士满面带着滑稽的笑容，抢着说道：“他是德国人，很穷的，德文很好，英文只勉强能说话。你要请他教会话，每月给他三四十元就行了。”接连又指着 Dismeryer 说：“P 先生瞧着你可怜，要替你找位子，教会话，你得谢谢他。”

Dismeryer 仍然微笑着，没有答话。P 给武士过分的推崇，十分难以为情，心恨这多事的武士把麻烦的重担生生的搁在自己的肩上。虽是自己有意援助他，然而成功与否是不能预卜的，何能一开口就是“每月给他三四十元”呢？

更何能就要他向自己申谢呢？P 对这事不好意思不敷衍，于是对 Dismeryer 说道：“我到房里拿本英文书给你念念，



看你的 Pronunciation 如何。”说完便拿了书来。

Dismeryer 接着书,全部灵魂浸在书面上几个字,看了半天然后展开念起来,一字一顿,长的字便一音组一顿,一页一页慢慢地读下去,头上的热汗涔涔的流,嘴唇发颤,但是他的神情是很镇静的。P 已验明他的程度,无须再读下去,便要他停止。他没有听见,精神贯注的仍然读着,似在和强敌决斗,拼命的决斗,全生命都在这孤注一掷了。P 心中涌着无限的失望,觉得很难对付这事。这时武士在旁看得很真切,于是他向 Dismeryer 说道:“P 先生有事去,你不必再读了。”

Dismeryer 停止诵读,但眼睛仍注视书上,表示他还有余勇可鼓。P 在心里打算,这事很为难,武士要外国人向自己申谢的话,邻近男妇在外国人房里出来时得意的笑声和拍卖者的结局,这些思潮在他的脑中一阵一阵的激扬起来。他不能白白地使这异邦落魄者受严格的考试,而且他也没有白白地考试他的权力。他是工人,不是教授;他应该生活,不是应该被侮辱的。但这事究竟怎么办呢? P 想着,的确有些无可奈何了。这时他只好笑着说:“我现在有事去,过几天回信吧!”

从那天起,Dismeryer 便很专心的到 P 的房里听回信,渴望着会话教授的聘书的颁赐。他把这可靠的希望应付武士催



索两月的房金，他也曾以这意外的生机写信安慰远处的一位很挂念他的穷友。他更欢欣庆幸，梦想着自己还有在 S 市立足的可能。但是聘书是用不着商量，P 早就在心里决议，无法递送的了，没有相当的生徒用得着这位教授了。

在 Dismeryer 来听回信时，P 常想回避，但是没法回避，而且假慈善家，滑头等的罪名好像都堆在他身上。他心想不如直截了当的回复了他好些，于是等 Dismeryer 又来探回信时，便把早经制造了的几句话回复他道：“Dismeryer 先生，我的朋友只愿研究文学，不愿学会话，你的意思怎样？”

他没有表示失望的悲哀，仍是低头微笑。他很能原谅 P 而且对 P 更加亲密，这是使 P 心里最觉难过的。就是 P 的妻也无形中动了妇人们软弱的慈悲，脸上替她丈夫罩了一层抱歉的神色，白眼珠对着 P 连翻了几翻，似在谴责他太不量力，轻于许诺，把这异邦漂泊者过于奚落，过于玩弄一般。

这时，晚餐已经热腾腾的摆在桌上了：一碗稀薄的蛋汤，一碗白菜，一碗红烧豆腐，虽不是佳馐，在 P 夫妇看来，比贵人们的鱼翅燕窝还珍重，在 Dismeryer 的眼中，总也算是中华大菜吧！P 的妻在摆筷子时，低声说道：“怎么样？问问外国人要不要吃吧？”